

生邀我作獅頭山之遊。前幾天已與霍先生通信約定九月六日午前，霍先生由臺北動身，我們由臺中動身，會於竹南車站，共同登山。我於六日早八時到楊宅，同赴車站，搭車到竹南，已十時二十分算計臺北快車，須再過一點鐘纔到。我們先到冰店喝一瓶啤酒，我多要一瓶冰水，飲後到竹南公園，景物荒寒，毫無設備，且喜清靜無人。坐在亭子裏談到十一點鐘，同到竹南車站。赴獅頭山的長途汽車已將開動，恰巧有一班北來火車進站。楊先生買好了汽車票，我們同在欄杆外等候，旅客下盡，未見霍先生踪影。楊先生說：「他大概有事不來，我們上山吧！」我說：「慢來，應該再問問是不是這一騎車。」楊先生過去問收票員，原來這是慢車，還有一騎快車。隨後就到。我們當然再等，因長途汽車即開，又將車票退了。等不多時，車到人到，同搭另一班汽車赴獅頭山。同車有兩位僧人，據說由臺北十普寺來的。車到中途拋錨，等了許久，另換一輛車到目的地，已過正午。兩位僧人，將小包寄放在山下舖子裏，遂即入山。我們先到小飯館吃了午飯，雇人挑着東西上山。山下一座碑樓，旁邊有碑，寫着「曹洞宗獅頭山」六字，這是日據時代的遺物。日本的寺廟，多是標榜某宗。除了真宗日本宗融念佛宗而外，其餘都傳自中國。祖師家風，遠播海外，未嘗不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標榜臨濟的未必真學臨濟，標榜曹洞的，未必真懂曹洞，甚至標榜禪宗的，未必是禪，標榜淨宗的，未必是淨，古人的真實踐履，後人徒用以粉飾虛名，這又是一件可歎的事了。

這山高入青冥，登山的路，多是石磴盤旋，工程浩大。由山腳到獅岩洞元光寺爲前山，元光寺是全山最高處，轉過下坡首爲海會寺，屢轉屢下，到水簾洞慈音寺爲後山。我們因爲雇人挑東西講明直到海會寺，並且因爲我向來登高發喘，不能在上山時周廻遊覽。所以決定先遊後山，後

獅山三日記

念生

遊前山。入山不遠，有石壁聳立左側，狀如獅頭，是石頭的轉音，「石頭路滑」，正是佛教的故事，改得太淺，意思。現在知道真有獅頭形的巖石，從前的推測是錯誤了。沿路溪水繚洄，叢樹陰森，暑氣爲之一消。路側人家，瀑布屬於擔角，清趣盎然。若能在這裏隱居讀書，真是人生快事。有岔路通靈塔，爲益院，爲佛教清修之地。再上又有岔路通靈塔，爲佛教寄骨之地。正路直至山半，右爲勸化堂，左爲開善寺，這些地方，都留作歸途遊覽。山勢愈高，石磴愈陡，到了最高處的望月亭，亭內有人售賣餅乾汽水紀念物等。霍先生本在山間住過多日，與青年遊客陳先生，相處甚得，這次赴臺北歸來，先有信告知日期。陳先生下山迎接，未能遇着，我們走得慢，陳先生走得快，在望月亭下邊追及。霍先生爲我們介紹，遂即同行。這一段山徑最陡，他三人已到亭裏，我尚在半途休息。陳先生走下來給我送一瓶汽水，緩過這口氣，才走上去。稍作休息，轉到元光寺，過門未入。霍先生口誦他在前幾天作的望月亭絕句，我也有七律一首詩贈給楊先生，並示霍陳兩先生：

芒鞋竹杖各蕭閒，避地西郊日往還，自笑傳經慚慧業，蘿勞相伴訪名山，梵王樓閣風雲外，高士襟懷水石間，千尺巖阿行緩緩，不妨踏月叩禪關。

由元光寺轉入後山，行不遠即海會寺，係十七年前一女子所創，即爲本寺開山比丘尼。正殿三楹外群房繚繞，地勢宏敞，像設莊嚴。陳先生住在這廟，我們先到他的屋內小憩。沿後晚餐後，疲勞之後，倍覺甘飽。飯後在殿前小坐望月。有顧先生係臺中李炳南居士的弟子，在此講授佛學，對我非常客氣，堅欲讓出他的靜室給我。我因這廟晚上尚有佛事，各處來人頗多。霍先生住靈霞洞離此不遠，遂與楊先生決定同到靈霞洞住，並以一詩題海會寺。

天半微風送梵聲，琳宮高敞月華明，十方雲水多龍象，古刹端宜海會名。

陳先生送我們到靈霞洞，遂即回去。我和楊

後山

由元光寺轉入後山，行不遠即海會寺，係七年前一女子所創，即爲本寺開山比丘尼。正櫺外群房繚繞，地勢宏敞，像設莊嚴。陳先生住在這廟，我們先到他的屋內小憩。浴後晚餐，勞倦之後，倍覺甘飽。飯後在殿前小坐望月。禪德先生係臺中李炳南居士的弟子，在此講授佛學，對我非常客氣，堅欲讓出他的靜室給我。所幸晚上尚有佛事，各處來人頗多。霍先生、嚴靈霞洞離此不遠，遂與楊先生決定同到靈霞洞會。並以一詩題海會寺。

天半微風送梵聲，琳宮高敞月華明，十方雲水多龍象，古刹端宜海會名。

陳先生送我們到靈霞洞，遂即回去。我和楊

同泰三番作獻臺，常教遺像傍如來，
叛違佛訓，翻說皈依是禍胎。
由金剛寺下行右轉上坡，起伏數里，大體是
向下坡走，到萬佛庵。正殿樸素莊嚴，中供二十
四臂大悲像，匾額爲圓通寶殿四字，並無佛像而
名萬佛庵。案上素心蘭一盆，雜花十數，幽香四
溢，使人意遠。群房院落，都甚精潔。房內壇上
，貼着許多出世思想的格言。我們午飯後在客堂
小睡，床上有鑄魚之屬，可見這裏尼衆，不僅是
早晚上殿，虛應故事了。又題一詩：

音開清淨啓宗風，梵宇莊嚴像設工，一佛猶
無偏說萬，要從此理悟圓通。

由萬佛庵更下行至一小亭。再前行約一小時

先生住在客堂二樓，霍先生仍住在殿前樓上。我們夜談約定，明日如天氣太熱，即在此休息，如陰雲即遊後山。客堂爲楊先生和我備一大帳子，雖甚寬綽，但我在家習慣露天獨睡，在帳子裏終覺悶不成寐。天明即起，楊先生外出打拳，我在屋內打坐，盥漱畢上殿禮佛。殿就石洞修成，工程堅固，兩側各起小樓，霍先生住在右樓南角，倚窗可以望海。我代題一詩：

洞天清境寂無聲，散漫遊踪到處家。
紅塵十丈，臥看海上起靈霞。

霍先生早起見天際微雲，託人帶信邀陳先生來，同遊後山。早餐畢方欲起程，適遇後山萬佛庵知客。這人能說國語，霍先生告以今午到庵內午飯，請代準備。她說：「我下山暫不回庵，請你到庵告知備齋，決不誤事。」在問答時候，有一女居士託她在山下買獎券。說了幾遍，她未注意。那位女居士說：「你的心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她隨口答說：「跑到極樂世界去了。」我譏爲這句答語很好，够得上「隨時不忘本參」，有人說各廟尼衆，多是虛應故事，不懂修行，恐不是持平之論。我寫這件小事，不是故作恭維。我希望每位出家人知道自己無意中一言一動，未嘗不被人暗中注意。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師表人天，宏範三界，不是可以忽略的。

由靈巖洞下坡左轉，就是金剛寺，殿宇凋敝，聽說是地震所致，霍先生說：「數年前來時有一小樓，今已不存。」殿內供梁武帝像，我們論及武帝舊事，有感於世人謬謂武帝因信佛而亡國，遂題一詩。

即峨嵋鎮，有長途汽車通新竹。由小亭右轉，坡陀起伏，旁有國民學校。因此處已近平地，山民較多。更前行則為水簾洞。慈音寺。溪水由巖下垂如簾，巖下深廣可十餘丈，中供三世佛像。高丈許，此外方丈香積，都是一巖所覆。巖前清溪環繞，風景至為幽奇。我們在殿內小座休息，偶談佛教故事，一老僧從旁補充，知道他很懂教典。牆上有溥心畬題的詩，已用石灰塗抹，尙能看出。老僧說塗時值他外出，歸來急令保存，故僅塗一層而止。因此我留題四句：

巖前飛瀑散如絲，石洞幽深景物奇，塗却西山逸士句，何人到此更題詩。

由水簾洞回轉萬佛庵，這一路是上坡。在萬佛庵本意稍憩即行，忽然下起雨來，遂在萬佛庵晚飯。雨止復上行，山徑雖然稍濕，但不甚熱。另一條路，不經金剛寺，逕向靈霞洞，天已昏黑。這夜客堂二樓，又添三位遊客，但未供給蚊帳。昨夜我會問住，持有小帳子沒有，他說沒有，可見不打妄語。夜中我嫌氣悶，挪到帳子外，蚊子又咬得慌，仍未睡好。從前徐霞客有三種特長，第一是飯不擇食，第二是眠不擇地，第三是身手矯健，登降迅速，因此遊遍天下名山。我只備具第一條件，仍須限於吃素。至於二三條件，適得其反。那末只好老死邱園了，可是中原陸沉，逃來海島。老死邱園又豈是可以希望的事呢？

第二天午晚迅餐都在海會寺，盡日閒談，晚間宿於寺內。霍先生仍回靈霞洞，訂明天送我們下山。夜間坐在殿前看月，致晚間打坐工課也未能作。陳先生談起在十二日前，即本年地藏王菩薩聖誕日，本寺僧衆，正在大殿念佛。陳先生由殿前階上經過，見階上正中一條長蛇，約四五尺，直向佛座昂首而聽。陳先生一脚幾乎踩在蛇身，收腳喊起來，大家圍觀，那蛇並不驚慌，仍舊抬着頭絲毫不動，口裏的信吐出一二寸長。大家驅之不去，用竹竿將牠挑出放入草內。看牠樣子，確是一條毒蛇。陳先生是基督教徒，他雖不承認蛇來聽經，但認為這是一段奇事，寫入他的日記。我從此又吟一詩：

鐘魚聲裏啓靈文，六字洪名易聞，況是至人應化日，靈蛇昂頭禮慈雲。

有人說：「那末你是佛教徒，當然承認蛇來聽經了。你們佛教徒念的那些經，有時念經的人說：

尚在不懂，何況聽經的人？聽經的人尚在不懂，何況聽經的蛇？念經的人尚在無用，何況聽經的人？聽經的人尚在無用，何況聽經的蛇？」我說：「你這一套，是反對了整個佛教。不懂是一個問題，有用無用，又是一個問題。佛教的密咒，除佛以外，沒有懂的，歷來發生效力，不勝枚舉，能够一筆抹煞嗎？古人曾說念經不如聽經，因為心不專一也可以念，而心不專一則必不能聽。看了歷代的記載，畜生聽經的事，不勝其多，在佛教裏，並不算得新奇。何況這條蛇是正在念佛時候來聽，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是梵語原文，念的沒有不懂，聽的也沒有不懂，而且正在拙藏誕日，佛力是不可思議的。陳先生又說，有一尼姑在佛籠內，撥出放了，也是一條毒蛇。我問：「這山上毒蛇如此之多，廟上的人，時時與他們遇上，是不是被蛇咬過？」他說：「沒有聽說。」我因此又想起從前我摹一張古畫，畫着羅漢入定，頭上圍著一條蛇，我題詩八句是：

愚人蛇在內，至人蛇在外，心內苟無蛇，外蛇亦何害；觀色無不空，履險常如泰，寄言虎豹兒，象而遠之。」並不主張殺害。易經說：「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驅信及豚魚中庸說：「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些話只能在佛教裏求其實現。

這夜住在海會寺，睡得不好，早四時半，寺內敲鐘上早課，我即起來打坐。我打坐終了，他們念的主要就是大悲咒，觀音。

這些話頗為簡要，只是少一點，能這樣每天不間斷的作，這夜住在海會寺，睡得不好，早四時半，寺內敲鐘上早課，我即起來打坐。我打坐終了，他們念的主要就是大悲咒，觀音。

第四日早飯後起程下山，並作前山之遊，顧先生很殷勤的送到望月亭。我在途中屢次攔他不行，只好聽之。路過獅岩洞元光寺，他們三人先行，我和顧先生進去禮佛，這廟正在重修工竣，大殿配殿，一律洋式樓房。寺內的人都顯得忙碌，因為由明日開始傳戒，這幾天我已陸續遇到許多來此受戒的人。因成一詩：

獅岩古洞接青蒼，此日新聞選佛場，攀葛扶

蘿同乞戒，他年宏法遍諸方。

出了元光寺，到望月亭，與顧先生在亭前合十作別。一路循級下行，到山半左轉，上一斜坡，就是開善寺。這山上的寺廟，除了每會寺外，餘者都是修在巖洞之內，即以巖石爲頂棚，當然沒有參漏倒塌之虞。開善寺的大殿，深廣宏敞，爲全山各廟之冠。又全山各廟，除勸化堂並祀三教教主外，其餘都是佛廟，都奉釋迦。惟萬佛庵奉大悲觀音，開善寺奉西方三聖。尤以開善寺像高丈許，顯着偉大莊嚴。兩側有彌勒地藏須菩提，達磨及十八應真像，都似乎不倫不類，好像在別殿遷入。佛座後奉觀音，在釋迦殿有其道理，感覺若在這殿內，啓建念佛道場，以容易成就觀想。可是地下只有一兩個拜墊，似乎連早晚功課都向缺如，問之果然。佛教以淨土特名，最易行持。而真正發心念佛的人，不容易得到這樣如法的殿堂。有了這樣殿堂的人，不但不知利用，反橫七豎八，擺上幾張茶棹，招待遊人。我不知道西方三聖，坐在蓮座上，應該具何感想？因題一詩：

莊嚴法相現蓮臺，九品池中若個裁？唄唱無開鐘磬寂，但看遊客飲茶來。

大殿上還貼着中秋節日某團體在殿前舉行登山賞月大會的通告，預料到時必定酒肉薰騰，更不止於遊客飲茶，佛祖門庭至此，可爲痛哭。但是旁面功德堂內，還擺着兩個香板，分寫着知客巡寮字樣，可見當年這裏也是一個真正辦道的所在。我們在此小坐後，轉赴勸化堂，堂內合祀三教教主，道教居中，上首爲儒，下首爲佛，就更不止於遊客飲茶，佛祖門庭至此，可爲痛哭。這裏演池奔來眼底」的作法，氣魄結構，均有遜色，未寫撰書人姓名。堂前不遠即靈塔，重修甫竣，高計五層，完全洋灰鐵筋，新式建築。第一層內，匠人正局門裝塑佛相，由窗孔窺視，所塑似華嚴三聖。塔下另有許多粗瓷方盒，是以盛骨灰的。好像任何人都可交款納骨，不限於寺廟徒衆。這事詳細內容，不甚明瞭。繞塔下山，沒有什麼可觀，因未前往。有岔道通鑄益院，霍先生等那裏房，十二時出房，此日新聞選佛場，攀葛扶

在飯店午飯，我向陳先生說：「我們萍水相逢，不為無緣，你是基督教徒，對於佛教，難得虛心討論。從前張純一牧師，深通佛耶兩教，主張建立佛化基督宗，會有不少著作，在海潮音發表。你到臺北若向海潮音主持人尋求張牧師遺著，當可為兩教有所會通。」這時陳先生由臺北匯來一筆款項，須到竹南領取，楊先生將款給他，換來匯票代領，遂即作別。霍先生陳先生仍回山上款。郵局索閱本人身份證，我向他商量，我向他商量。我與楊先生搭汽車到竹南，赴郵局替陳先生領款。到時大雨傾盆，在票房稍坐，合乘三輪車回臺中返家。

四、雜　　談

在山上住了三天，非遊即談，非談即遊，有時夜談畫遊，有時且談且遊，遊的踪跡，已如前述，談的輪廓，或者涉及佛法，現在擇要寫出，備作將來參考。

古德有詩云：「修道之人不知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這詩直指向上，陳義太高。我們只識識神二字。○佛教所謂識神，就是世俗所謂靈魂，唯物學者主張一切動物都有靈魂。○佛教主張一切動物都有靈魂。其地方面，有的主張惟有人有靈魂，別的動物都沒有靈魂。主張人物都沒有靈魂，與主張人物都有靈魂的完全相反。每一個信佛的人，不會再信唯物思想。惟有主張人有靈魂，物無靈魂的，出入於二者之間，頗能誘惑對佛教的信仰，不得不加以辯論。人與一切動物，同有血氣骨骼，同有知覺，同解苦樂，同知趨避，硬指為有一靈魂，一無靈魂，真使人無法索解。有人說：「這有事實為證，人有宗教信仰，物沒宗教信仰。」我說：「本文所述的靈蛇蠱經，乃是百分之百的實事，能說不是宗教信仰嗎？即或說這不是普通的實事，能說不是宗教信仰嗎？」有人說：「人懂得趨樂避苦，一切動物也懂得趨樂避苦，信仰宗教，只是趨樂避苦的一種方法。人不是生而倔強，根本不知宗教的；文明社會的人，也有個性是受了同類先知先覺的指教，也未嘗不可發生信仰；所以說人有靈魂的；能說他們沒有靈魂嗎？」

人一種藉口，消滅天賦的廣大同情心而增加的不仁的傾向。人類之所以異於一切動物，是因為雖高等動物的同情心，只能及於同類，而人的同情心則兼及異類。如虎只助虎而不助狼，狼只愛狼而不愛虎。惟有人類，對於不同類動物的掙扎奔逃苦痛哀號，一樣發生惻隱而予以同情。換言之，一切物都沒有衆生平等的思想，唯有人類有衆生平等的思想。因此才稱為三才之一，萬物有靈。這與人物的有無靈魂，本來沒有關係，如基督教主張動物沒有靈魂，但是西洋法律，對於禁止虐待動物，執行得非常嚴格。試看香港澳門執政的人，都是基督教徒，對於車上重慶裝豬，或手中倒提鵝鴨，沒有不處罰的。雖然是不徹底的慈愛，但究不失為慈愛的一部。我國人對此則滿不在乎，在未聽人有靈魂，物無靈魂的時候，除了一部佛教徒外，一般人對於動物的慈愛觀念，已較西洋人見細。更聽了這樣可以藉口的主張，勢必殺機普發，災劫發生。這話是迷信之談，習於殺物的人，自然容易殺人，李石曾先生說：「動物與人類的生活極其相似，他們受過的割除，我們就危險了。」（大意如此，見所著世界學典引言）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言，為人類長治久安的關鍵。人有靈魂，物無靈魂的主張，在中國固被好殺者引為口實，在西洋也阻礙萬物的體思想的發展，今日西洋的高度文明，對之已難接受。如羅斯福總統的愛犬病死，羅斯福夫人葬之於羅斯福總統墓側，使他的靈魂與已故的主人相依。這位社會名流的辦法，無異於明白反對動物沒有靈魂的主張。因為人類良知的發現，不是屬於宗教生活，即是得逐其生，至他人認為有用與否，不是必要條件。況且有用無用，若以社會上的公意為準，雖有用可以認為無用；若以社會的互害，而不責其互用。僧尼在法律範圍之內，安有無用的決定，又以統治者的主觀為準。認為無用，即不許其存在。民主政治，為人民而需要國家，國家的責任，使每人各遂其生，只是禁其不是人，而是一架機器的零件。每人雖不觸犯法律，仍不能自由選擇他的生活方式，必需從管理機器者的命令而達成一定用途。現在就以上三個觀點，加以分析。第一是有用問題，共產政治：「僧尼有什麼用處？」又說：「我若當權，一定强迫他們還俗去搞生產！」又說：「若是人人都出來作僧尼，還成什麼國家？」這三個觀點，都是由共產思想出發。在極權統制之下，每一個人爲國家而需要人民，所以首先辨別有用無用。而是人，而是一架機器的零件。每人雖不觸犯法律，仍不能自由選擇他的生活方式，必需從管理機器者的命令而達成一定用途。現在就以上三個觀點，加以分析。第一是有用問題，共產政治：「僧尼有什麼用處？」又說：「我若當權，一定强迫他們還俗去搞生產！」又說：「若是人人都出來作僧尼，還成什麼國家？」這三個觀點，都是由共產思想出發。在極權統制之下，每一個人爲國家而需要人民，所以首先辨別有用無用。而是人，而是一架機器的零件。每人雖不觸犯法律，仍不能自由選擇他的生活方式，必需從管理機器者的命令而達成一定用途。現在就以上三個觀點，加以分析。第一是有用問題，共產政治：

與多數人的良知不相合的。我對於基督教的書看的甚少，我記得創世記有兩句話，「上帝使人吃了米，使畜生吃草，」可見殺生吃肉，似乎不是上帝的本意。究竟動物沒有靈魂的話，是不是教徒爲了吃肉故意造出，而忘了流弊所及，可以阻碍世界文明的進步？我希望對於基督教深有研究的人，予以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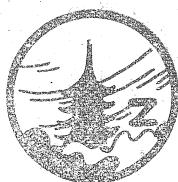
信仰宗教自由，是文明國家人人一樣。個人在法律範圍以內，可由其自願，實行宗教生活。我國僧尼的立場，便是建立在這項原則之上。但近數十年，共產思想，普遍傳播。社會上知識份子，習慣於控制支配。我會親自聽到有人說：「僧尼有什麼用處？」又說：「我若當權，一定迫使他們還俗去搞生產！」又說：「若是人人都出來作僧尼，還成什麼國家？」這三個觀點，都是由共產思想出發。在極權統制之下，每一個人爲國家而需要人民，所以首先辨別有用無用。而是人，而是一架機器的零件。每人雖不觸犯法律，仍不能自由選擇他的生活方式，必需從管理機器者的命令而達成一定用途。現在就以上三個觀點，加以分析。第一是有用問題，共產政治：「僧尼有什麼用處？」又說：「我若當權，一定迫使他們還俗去搞生產！」又說：「若是人人都出來作僧尼，還成什麼國家？」這三個觀點，都是由共產思想出發。在極權統制之下，每一個人爲國家而需要人民，所以首先辨別有用無用。而是人，而是一架機器的零件。每人雖不觸犯法律，仍不能自由選擇他的生活方式，必需從管理機器者的命令而達成一定用途。現在就以上三個觀點，加以分析。第一是有用問題，共產政治：

家排一場故事，都是有助於生產嗎？繪畫音樂影刻戲劇，能給人以精神上的安慰，所以許其換得衣食，僧尼也能予人以精神上的安慰，為什麼不許其換得衣食呢？況且繪畫音樂影刻戲劇，只給人以暫時的安慰，而無關德性的修養，僧尼講述佛法，能給人以永久的安慰，而使人去惡從善，何者於社會的補益較大呢？若說僧尼在那裏說假話騙人，那末繪畫音樂影刻戲劇，所表現的都是真事嗎？況僧尼所說是否假話，尚待論定。有人說：「我平生就不會因僧尼說法而得到安慰。」我說：「我平生也不會因繪畫音樂影刻戲劇而得到安慰。」社會上廣大人海，不都像你不會得到僧尼說法的安慰，也不都像我不會得到繪畫音樂影刻戲劇的安慰。若是社會上都得不到僧尼說法的安慰，社會上當然沒有僧尼，若是社會上都得不到繪畫音樂影刻戲劇的安慰，社會上也就沒有繪畫音樂影刻戲劇，這不是很明顯的道理嗎？其次說到強迫生產問題；社會上不能盡人生產，既如上述。否認信仰宗教的自由，強迫生產，古代的三武一宗都試過，於國家並無好處，只是得到當時的指摘，後世的譏評，那一套暴君專制的調調，在民主國家號稱信教自由，是不宜於重演的，否則他本身的思想早已落伍了。最後說到盡人都作僧尼，不成國家的問題；這是不懂得佛有四衆弟子，只知僧尼是學佛，而不知道在家弟子，也是學佛。佛制出家僧尼，惡衣粗食，專心學術，乃是少數人所作的事。而多數在家弟子，依然作著社會上應作的事，並將佛理運用在社會上應作的事，現在可以舉出兩個範例，男人如前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先生的革命建國，女人如今總統母親蔣太太夫人的守節換孤，他們都是佛教信徒。你看著是全國每一個男人都像戴院長，每一個女人都學蔣太太夫人，這個社會應該怎麼樣呢？佛制並不要社會上人都作僧尼，我們也不必憂慮社會上人都作僧尼，僧尼只是社會特殊生活的小門學者，決不是人人願作人人能作的。不但僧尼是這樣，社會上九流百行都是這樣。如我們看見社會上有許多醫生，便說社會上人若都作醫

生，那還成爲世界嗎？就是百分之百的夢囈之談。有人說：「醫生需要專門學識，不是盡人可能。」我說：那末僧尼不需要專門學識嗎？末法僧尼，有的沒有學識，乃是佛教衰頹的現象，就像醫生中也有走方賣藥，沒有學識的。僧尼不但需要專門的學識，而且需要超人的修養。那種刻苦卓絕的生活，雖然有了學識，都未必能够接受。你若沒看過佛經，平劇裏的「尼姑思凡」，你總看過了。這是一齣毀謗佛教的戲，但是不能說必無其事。戲裏的尼姑，並不是受了工作上的壓迫或生活上的困難，只是耐不了寂寞而思凡。由此說明了每一個人若不是有信仰熱誠作爲基礎，決不能接受嚴格的佛教生活。佛祖當日規定這種制度，就是要少數特殊的人，拋棄一切，去作專門學者，而他們的生活程度，降到低無可低使社會容易擔負。至於護持佛法的責任，仍付屬於國王大臣。（此語出佛經）換言之，佛祖並不要每人都作僧尼，你爲什麼想到有每人都作僧尼的可能呢？我從來看見僧尼，尤其年輕的僧尼，自然發生無限敬意認爲他們能行人所難行。當然也有人認爲年輕僧尼，都類似尼姑思凡的主角，那是另一種人的看法。有人說：「若國王大臣，不肯護持佛法，又將如何？」我說：「那很容易答復，宋文帝說：『一人受五戒，明天下太平，』若國王大臣，不願天下太平，只可任其不太平了。尤其天下太平的條件，是人人受在家戒，而不是要人人出家，這也是深可玩味的。

我國名山勝境，寺廟招待遊客，不計酬資，平均的數目，總比西式旅館減少數倍，這也是服務社會的良好現象，而不是僧尼的本分工作。有許多寺廟，終日率領徒衆，忙着這一件事，未免與出家的本旨相違。尤其年輕僧尼，既是剃度出家，便應該學習上求佛法，下化衆生。現在使他們去作茶房店夥的事，是深深有背因果的。況且人心不同，所收食宿費，雖然不拘多寡，而拿錢的人，往往因此責備廟上招待不周，甚至希望免費招待，方合本意。而廟上的人，既是最先，也避免較量多寡，注重虧贏，對於有錢有勢的人，特殊優待，希望多得幾元，而對於普通遊客，就

未免相形冷淡，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談到修行二字嗎？僧尼既不講修行，當然不能起人信仰。我願向這類寺廟，貢獻三項意見：第一項意見是寧可雇用一兩名工友，不可由僧尼去作招待工作。因為這個年頭，發心出家，或出家而未返俗，太不容易。我們應該珍重這一點佛教命脈，爲年輕僧尼，延聘通人，使他們充分研求教義，以便將來發揚佛教。而對於老病僧尼，也應該予以充分時間，使他們去作願作的工課，如參禪念佛、誦經持咒等，以期得到修行的歸宿，不負出家一場。有人說：你這話講錯了，從前百丈祖師講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你主張僧尼安坐而食嗎？」我說：你這話是嚙古不化。要知道禪宗祖師門下，揚拳擊拂，可以悟道，連水搬柴，不能相應；怎麼能與禪宗祖師相比？況且我所說的辦法，只是不去招待遊客，在本身生活需要上，還有許多事要作，並不是安坐而食。百丈也不是但知工作，不事進修，否則便成了共產黨的勞工政策了。第二項意見是對於遊客，不論貴賤貧富，絕對平等待遇。禁用葷酒，禁夫婦同室，絕對嚴格保持。並且講明因果，實力行持。遊客給廟上的錢，當然正廟上隨意支配，若給全體僧尼或某一僧尼的錢或物，廟上絕不剝削。例如遊客本不信佛，給僧尼若干食物，只是人事的贈與，不是佛法的供養。廟內住持，或竟抽出一部，用以供佛，這是大背因果的事。古代有人施塑像的錢，不信佛，給僧尼若干食物，只是人事的贈與，人向他說：「你錯了因果，必須另行化緣塑像，這病才會好。」他說：「難道我修階石不是佛事？」那僧說：「雖是佛事而不是施主本意，你等於用侵吞的錢修階石，雖有功德，不能抵侵吞塑像的罪惡。佛教最重視的是這類事，不但古人



名藍記

半僧

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前些天，我見着宣蘭雷音寺摩迦法師，他講一位法師，有人送他錢，說這

碧輝皇，壯麗耀目。樓上供千手千眼佛，神龕並藏明版藏經半部。樓下中供毘盧金身像一尊。左

為方丈室，右為侍僧寮舍。藏經樓左偏有文殊堂五楹，中供文殊菩薩金身法像。右持有普賢堂五

楹。中供普賢菩薩法像。樓與堂前皆有月臺，周圍繩以磚欄。臺前右有黃桂黃楊各一株，皆清代

以上物。左有官桂一株，幹數人圍，枝葉虬古，不可名狀。中院有法堂五楹，暫作爲客堂。法堂

前爲擎竹亭，傳爲智闍禪師擊竹悟道處。院內有

古柏兩株，皆高十餘丈，挺然蒼秀可觀。東西爲

庫房、客舍、五觀堂。前爲大雄寶殿，殿基高九

尺，殿高八丈。廣五楹、縱三楹。重簷飛甍，梁

棟桷，均施以彩繪。規制崇宏，儼如帝廷。中

供釋迦牟尼佛像，丈六金身，莊嚴無匹。左右爲

河南、迦葉、二侍者立像。上罩以幢幡寶蓋，前

陳以梵唄鑼鼓。兩側供十八羅漢像，屏後供南海

大士像，壁繪釋迦佛修道故事。皆極繢彩，饒有

藝術價值。殿庭兩廂爲禪堂，雲水堂及寮房，殿

前有平臺，周繩以花欄，臺前豐碑林立。左有一

道重建十方長壽大香嚴寺碑。高八尺，寬四尺，

爲明宣德二年立。資善大夫，禮部尚書昆陵胡濱

撰文。資善大夫，刑部尚書泗川金純書丹。奉議

大夫工部郎中菊潭李新撰額，書法美秀，石亦完

好，洵可寶也。在東寮房廊簷下壁嵌臥碑兩方，

爲李友石書，彷王羲之聖教序體，亦嫵媚可觀。

有老梅數株，奇古可愛。前有新建韋陀殿五楹，

中供韋陀像，背供伽藍菩薩像。殿前左有白莧樹

一株，大數抱，亦數百年物。韋陀殿東有十王殿

三楹。中供唐宣宗塑像。冕旒華袞，頗稱莊嚴。

重修宣宗皇帝碑記云：

宣宗爲光王時，武宗忌之，拘於後苑，將

見殺，中官仇士良料武宗將縊其後嗣，將

氏子孫捨光王則無可爲後代中興主也。遂

許稱光王墮馬死，因脫身逃去。至香嚴閑

禪師會下披剃作沙彌。未幾，而武宗崩，

後嗣無人，由是太后勅中外大臣至香嚴，

迎光王歸，即皇帝位，是爲宣宗，以此因

十六 遊香嚴寺

香嚴寺在河南省浙川縣

南四峯山春風嶺南麓，爲唐慧忠國師道場。初名長壽寺

，勅中使孫朝進齋詔迎師赴京，置崇德殿，講經

說法，優禮甚隆。師居都數十年，於大曆十年示

寂，謚大證禪師。優詔還葬黨子谷。遣十王及白

象送櫬。並勅建浮圖，廣築寺宇。香嚴古刹，至

是始有可觀。相傳師還葬窀穸之日，有異香之徵

，事聞代宗，乃賜名曰香嚴。寺歷五代，宋、元

、明、幾經興廢。今寺爲清乾隆年間宕山禪師所

重建。

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日上午九時，與慧宿法師自下寺出發赴香嚴上寺瞻禮。

策騎正西行，夾道土山綿亘，細泉爭鳴，芳草甘木，絡岡遍谷。西北有一長嶺，全爲石灰岩質，白石璀璨。皎然似雪。十二里至娘娘廟稍息，尋復前進。轉西北行躋漫嶺，沙礫坡道，滑不留足。又五里越坡壘，遙望群峯拱峙，狀若蓮花。意謂國師道場，必在是矣。不禁色然而喜。又越數嶺下至澗，兩岸皆良田美疇，引水灌溉甚便。過溪即石磴上躋至三里眼。道側有古柏一株，挺生石面，不假土壤，呈爲奇觀。下此則林木蔚翳，不見天日。綠蔭中行，峯迴路轉，花香鳥啼，直疑武陵初到，桃源誤入。前行，路愈曲而山愈阻，林愈密而景愈幽。又一里許，遇石橋橫跨澗深澗，曰「會仙橋」。過橋拾級而上。夾道幽篁萬竿，儼如武林韜光。約數百級，前望豁然開朗，古刹巍然，即香嚴上寺也。寺居萬山之中，峯巒秀美，林木叢茂，其地勢之佳，風景之勝，實爲中州寺廟之冠。

過石坊進山門，由左腋門入，先至法堂。承知客僧照福接見，清話片時，遂進午餐。飯後倩照福導參觀該寺殿宇，佛像、碑記、花木之屬。後院有藏經樓七楹，花窗雕樑，彩樑畫棟，金

寺摩迦法師，他講一位法師，有人送他錢，說這

錢請法師買西瓜吃，這位法師專用這錢買西瓜不

作別用，慢慢買去，並用以供佛供僧，用盡爲止

，這是何等的精嚴？遊客給僧尼的食物，本來無意供佛，住持如願供佛，只能使用他自己所應得的一份，而不應該使用他人所應得的那份，否則便是盜業，若不這樣，又與俗人何異？有人說：

「現在人對於布施，都稱香資，那末嚴格講起，只能限於買香了」。我說：「不錯！這香資二字，是不懂因果的人所創造。甚至還說：『請師父替我燒燒香吧！』本意是向僧人給錢，說得好聽。

但嚴格講起，只好用這錢替他燒香，方才不背因果。對於僧人，不但沒有好處，反倒添了麻煩。

現在爲糾正這種錯悞，應該在冊子上印就布施淨資字樣，或由遊客自填數目，或由僧尼當面代填

，遊客雖口稱香資，而既填入淨資，自可由廟上陳以梵唄鑼鼓。

隨意支配。若指定香錢油錢，或某項建築，某項

道場，都不可擅作別用。這樣因果分明，住持與布施者，才能功德無量。我說這話；根據佛訓祖語，古人公案，決非臆造杜想。出家領衆，爲了

學佛，不是爲了造業，是應該加以思索的。第三

項意見，遊客多是知識份子，在休息時候，無書可讀，甚感寂寞。廟上應大批購備淺近佛書，供

給閱覽。書的種類，不勝枚舉，舉其要者，如龍

舒淨土文，竹窗隨筆，安士全書，淨土十要，印

光法師文鈔，彌陀經白話解，初機淨業指南，佛

學捷經，佛法導論等及各種佛教雜誌。每種須

購備幾十冊，俾多數遊客，可以同時借閱。這事

於宣傳佛教，大有關係。你看基督教佈教場所，

各種小冊子隨意取閱，乃是深可效法的。以上三

項意見，若能實現，雖然在開始時候，廟上的收

入可能減少一點，支出可能增多一點。但因此可

以使多數人對佛教發生信仰，僧尼的社會地位，

自然提高，遊客對廟上的布施，也可因而漸多。

即不漸多，出家原不是以營利爲目的。我因遊山

而發生這些感想，還望諸方老參上座，不吝指教。